

ZHAOXI WENXUE LUNGAO

赵熙文学论稿

李树民 著

四川理工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赵熙文学论稿

李树民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赵熙文学论稿 / 李树民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643-1788-1

I. ①赵… II. ①李… III. ①赵熙 (1867 ~ 1948) —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4309 号

赵熙文学论稿

李树民 著

责任编辑	王 婷
特邀编辑	谭炜麟 张青英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 //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8.6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788-1
定 价	2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目 录

巴蜀文宗 一代诗豪·····	1
第一章 赵熙研究述略·····	22
一、1949 年前：兴起阶段·····	22
二、1950~1976 年：低迷阶段·····	27
三、1977 年至今：逐步繁荣阶段·····	29
第二章 香宋诗·····	41
一、香宋诗歌创作概况·····	41
二、苍然天下隐忧人：感时伤事·····	50
三、渐于诗学守千家：香宋诗艺·····	143
第三章 香宋词·····	172
一、香宋词创作概况·····	172
二、香宋词题材·····	179
三、香宋词思想内容·····	189
四、香宋词的艺术特点·····	201
第四章 香宋文论·····	223
一、香宋的文论活动·····	223
二、香宋的作品批评·····	235
三、香宋的创作论·····	247

巴蜀文宗 一代诗豪

（代前言）

赵熙（1867—1948），四川荣县人。小名“三多”，故 1934 年赵熙所作《元旦试笔》称“旧书未损三多字，入泮俄惊五十年”。初名熹，字尧阶，应童子试时主试者为其改名为熙，字尧生，有“尧生”小印，人称尧公、尧老、尧翁、尧叟。晚年，他视力减退，自称“瞽叟”，曾刻“瞽叟”印章一枚。

郭沫若在《反正前后》提到“他自己手书的赵尧笙体的‘劝业场’……如象（像）老名士赵尧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改良红梅阁’之类的剧本出现，沿用着四川原有的高腔，把词子改得异常文雅。”文中所谓“赵尧笙”当为“赵尧生”之误，未见赵熙用过“尧笙”这样的字号。傅璇琮、许逸民等主编的《中国诗学大辞典》称“[赵熙]（1867—1948）初名熹，字尧阶，年十五改名熙，字尧生，一作尧笙，号香宋……（赵慎修）”，所谓“一作尧笙”，不知何据。

赵熙清末以“香宋”自署，有“香宋”小印。1922 年他购买了荣县桂林街原把总署院落，培修后定居其中，亦榜曰“香宋”，晚年自号“香宋翁”“香宋老人”，人亦称“香宋翁”“香宋词人”，如胡先骕《评赵尧生香宋词》谓“香宋词人，生于荣德峨眉名山之下，于此故倍能擅场。”谢国桢著《江浙访书记·赵熙日记》转引胡先骕语曰：“香宋词人，禀过人之资，运灵奇之笔，刻画山水，备极隽妙，追踪白石，而生新过之。”都有“香宋词人”之称。

民国时期，赵熙发表诗文时多署“雪王龛”、“雪王堪”。也省作“雪龛”，诗作《寄伯英》中“吾自一丘终雪龛”、《晓起戏柬蔚老》中“归簋重劳检雪龛”等句，都有“雪龛”之语。

赵熙亦署“天山逸民”，诗人作于1916年3月16日的诗作《寄山腴五首 花朝前二日》其一称：“天山新榜逸民居，花气吹香到绮疏”，自注：“拟刻‘天山逸民’小印，顾无善篆籀者”，可见该别号始于此时；后成都盛树人为其治“天山逸民”印，香宋有《八犯玉交枝·盛树人大令工刻印，今陈鸿寿也，刻天山逸民见饒，盖别十二年矣，感寄此词》记其事。此印时常使用，如以《声声慢·水烟》词为“季武”题写扇面时就钐盖此印。陈玉堂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周斌编著《中国近现代书法家辞典》等称香宋亦署“天山渔民”，不知何据。

他另有室名曰“金光明经室”。其《秋葵》一诗称：“淡黄装束羽人居，向日浓欹大叶疏。合贮金光明室里，虞卿道帙梵王书。”诗人自注：“宣统三年，熙得唐人写金光明经一卷，郑太夷因榜予室，人人有诗。”所谓“金光明经”，为杨昉谷在北京时所赠的“唐人写金光明最胜王经坚牢地神品第十八卷子”，卷后有郑孝胥、陈散原、程白袈等人题跋，程白葭并为其治印曰“金光明经室”，香宋自己也曾为此赋词《兰陵王·题唐写金光明最胜王经坚牢地神品第十八卷子》。

荣县城东大坪山，有香宋别墅，曰“万松深处”。香宋归隐时，林纾熏沐三日后续赠《万松深处图》一幅，海内故交均有题咏，陈三立有《题万松深处图》、王人文有《壬子秋七月，题赵尧生万松深处手卷，即送南归》、海藏亦有《题万松深处卷子》、李稷勋《赵尧生前辈还蜀过宜昌酒集东山草堂因出示林纾画万松深处卷子索题》，香宋自赋《疏影·自题万松深处卷子》。香宋因此有室名曰“万松深处”，刻“万松深处”白文印章一枚，在1916年春夏间与胡孝博的明信片就四次钐盖。其杂录《万松深处杂钞》也以此命名，并钐盖了“万松深处”图章。

香宋有《解嘲》诗作二首（“颓然闭户”及“当今汉贼”），赵念君先生加有案（按）语：“老人于光绪死后有孤臣印章，为人攻讦见于京报，旋又有人撰文辩解，事已，为此一笑解嘲”，陶亮生《赵尧生先生事略》也称“自光绪死，先生即铸有‘孤臣’二字印章，书画钐盖，流行京邑久矣。后生末学，大致皆知先生为戊戌政变中的帝党，所以自‘九一八’事变后，便有人在北京报纸上抨击‘孤臣’图章是意在

复辟。幸有人反驳，谓‘孤臣’图章，多年前即见于赵熙书画，豕白头，马肿背，少见多怪，殊属无谓。”可见他曾以“孤臣”自居，为此刻有“孤臣”图章。

香宋祖居荣县城北宋坝，地近宋代王庠、王序所居之横溪阁，故香宋在《为怀西题仇十洲梅花书屋图三首》之二称：“我亦横溪旧钓师”，并自注：“陆游官荣县，有横溪阁诗，余居阁北二里”。在《费范九书报海藏近问》一诗里，有“北宋横溪阁”之句，自注称“不佞居止”，在《答山腴》诗里自称“憔悴横溪一老夫”，林思进《哭赵尧生先生四首》称：“下泮余生日，横溪高卧年”，向楚《祭香宋师文》亦称他“归卧横溪，疲极而起”，都以“横溪”代替了宋坝，故杨增莘在《忆赵横溪》诗中称其为“赵横溪”；杨沧白《横溪翁歌赠赵香宋》诗题称其为“横溪翁”，且诗中有“竭（疑为“竭”之误——引者注）来但忆横溪叟”一句，他另一首诗《寄怀香宋翁》：“问讯横溪叟，新诗近几多”，也同样称香宋为“横溪叟”。

郑逸梅《艺林散叶》第 723 条载：“赵香宋致人书，辄用自制赵熙二字笺，有时则用自制龙远二字笺，可知龙远亦为香宋别署。”他还说“当我八十寿辰，友人孙伯亮、侯晔华等，以赵尧生手札一册，作为寿礼……是册凡二十余通，均致程白葭者，封面题签‘心声献酬’，出于郑大鹤手笔。书札笺纸，都是特制的，或双钩‘赵熙’，或双钩‘龙远’，甚古朴。札语颇风趣，如云：‘今年共太夷诸君，排日作社，以图聚饮，亦复为诗，有时行径，略似《儒林外史》，可为一笑’。按太夷为郑苏堪。”^[1]言之凿凿，当有其事，其中所云“今年共太夷诸君”一札，今亦见于《赵熙集》卷首插页，笺纸确有“赵熙”底纹，可见郑说言之不谬。但笺纸有“龙远”字样，可能有多种原因，未见香宋别处有同样的签署，故“龙远亦为香宋别署”一说，姑存待考。

赵熙生平，其自撰《香宋日记》、吴祖沅《赵尧生先生年谱》、荣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荣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赵熙专辑·赵熙年谱》、赵念君《香宋先生年谱》、王仲镛《赵熙集·附录一 赵熙年谱》、胡栋《迟滞和保守——社会文化转型时期赵熙书法思想研究·附录一 赵熙年谱》等述之已详，但都较少论其祖籍。赵熙曾撰散文《居宅记》，

称“赵氏其先”为湖广麻城孝感乡人。远祖赵维虎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至荣县，居凤鸣山。不知何代祖报垦城北画马石，宅画马石数百年。近代之始祖名赵应法，香宋《曾祖赵湾墓识》称“历传至应法祖，当张献忠之乱，流转山谷，长而失其祖系，遂嗣李氏之子曰荣第”，过继李氏之子曰赵荣第，有七子，其中赵增起为赵熙先祖。赵增起有子七人，其一为赵李侯，赵李侯又有子三人，居赵湾，其子赵朝琬为赵熙高祖。赵熙曾祖辈兄弟五人，伯曾祖赵芝麟，曾祖赵钟麟，始居城北宋坝。祖父赵国璧，父亲赵有蔺（字晓楼，诰封奉政大夫、中宪大夫），母亲王宜人。赵熙有姊名绣，兄弟三人，兄赵亮、赵英。

赵熙常自称世代务农，各种简介也常常袭用此说。但其《居宅记》称“曾祖讳钟麟，与伯曾祖芝麟皆县附学生员……王父讳国璧，仍世其业，屡冠学使试，补增广生员。家以中落，尝教授间里，不恒居宅，弗及五十而卒。熙父奉政公才二十，叔父、季父尤小弱。奉政公于外为童子师”，可见赵氏自赵熙以上三代，一直修习儒业，作为附学生员或增广生员，虽无廪饩，但无损其气质。“屡冠学使试”，颇富才学，赵国璧及其从兄赵德修、其子赵晓楼均有诗文传世。且都教授间里，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赵熙早年就在其父开办的“培根书屋”受教，应该受益匪浅。赵熙的成功，与其祖上世习儒业、“积德累仁、貽谋有裕”（《颜勤礼碑》）分不开。

关于生日，赵熙自称“我生同治丁卯”（《题陶歧峰先生玉堂春富贵图四首》其一自注），即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具体而言，于农历九月十三日（阳历10月10日）诞生在荣县城北宋家坝。诗人诗里多次自称生于“寒露”，如“寒露是生期”（《生期》）、“坠地便逢寒露节，一生所得是悲秋”（《寒露》）、“寒露生辰老未晞”（《九月十三》）等等，查1867年“寒露”的具体时刻为10月9日02:25:48，并非10月10日。据《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赵熙·小传》称，赵熙为“九月十三子时生”，则时当10月9日深夜，故有此误记。光绪十七年（1891），香宋乡试中举。光绪十八年（1892）进京赴试，“‘礼闈’应试三场，复试一场，共诗、文、策十六艺，中式第十七名贡士，‘殿试’一场，复试一场，共七艺，列二甲五十三名，点翰林院庶吉士。”（《日记》）

保和殿复试诗题为“百花香里看春耕”（《保和殿复试》自注）。光绪二十年（1894），赵熙入京应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十八名，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1897年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1900年转官廷试，以御史记名，仍供原职。1901年任川南经纬学堂监督。1903年8月7日（农历六月十五日）派国史馆协修。宣统元年（1909），任江西道监察御史。除政治活动外，当时他参与的社会活动非常广泛，如参加了沈宗畸在京师发起成立的“著君吟社”、陈衍组织的“诗社”，曾任严复领衔的“孔教公会”的发起人之一^[2]。1911年底离京后，小住天津，旋即南下，住上海徐家汇，其诗作《题〈宛陵集〉》称：“徐家汇上客送酒，一举十石无斗升”，《招铁华松站看海》亦云：“去年此日徐家汇，忆弟看云不尽哀”，胡宪《挽香宋先生》：“三日至歌浦，共居徐家汇。岁尽弟又死，相视惟（唯）有泪。”郑逸梅《艺林散叶续集》第1664条载：“赵香宋、杨昀谷、蔡哲夫、邹翰飞，均曾寓居沪西徐家汇”，1912年夏曾到日本，1912年底到重庆，1914年春返回荣县。后长期幽居，其间曾编撰《荣县志》，1930年春至1934年春执掌凤鸣书院。更多的时间则怡情诗酒，鬻书画自给。1948年9月27日（阴历八月廿五日）归道山。黄炎培《敬悼赵香宋先生一律》称“先生以今年（卅七年）九月廿九日阴历八月廿七日病歿于家”，比实际时间晚两日，可能是因为当时《申报》于二十九日才发出该消息的通电导致的误记。

赵熙各种作品很多，很大部分尚未刊印行世。如自书诗稿、点评的各种古籍、编写的各种教材、《庚子杂记》等杂录、散落民间的书信等等。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载：“昨过友人旅邸，见有蜀中赵尧生侍御（熙）自书《峨眉山行杂诗》数首”，邓代昆《名士赵熙及空石居赵熙遗墨》称：“据言有影印赵熙手书《峨眉纪行诗》册行世，惜印量太少，今欲一睹，已不能也。”不知二者所言是否同一诗册。邓代昆同时介绍了珠散民间的向楚所留赵熙遗物，称：“笔者所欲介绍之赵熙遗墨，为其眉批、诗稿、抄本、剪贴本数种而已，均为小字书法。都为：《介存斋论词杂著》《梅村诗集笺注》《十八家诗钞》《唐诗选》《古文辞类纂》《王临川全集》《礼仪正义》《大鹤山人〈比竹馥（余）音〉词钞》《杜牧诗钞》《香宋诗稿》《香宋读书札记杂册》（剪贴本）三册。”

日记有家藏稿本,另四川图书馆藏香宋《香宋日记》一册。据载,赵熙尚有《辛亥疏抄》《香宋诗稿》《雪王堪尺牋》等手稿存世。^①

印行的文学作品也不少。1919年,林思进等在成都印行《香宋词》,但这不是香宋生前印行的唯一作品。据《成都市古籍联合目录》载,成都市图书馆收藏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成都美学林书社出版的香宋诗钟《香宋杂记》的铅印本,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诗话丛编·香宋杂记》据以校录。

另有《花行小集》《慈香小集》《斗茶集》《能登集》等合集曾经刊行,收录的作品多为一时一地的友朋唱和之作,印数有限,现已难以见到。这几种合集大多有图书馆收藏。^②1936年,乌尤寺传度编印《乌尤山诗》,其中第二卷为赵熙诗作。另“安徽官纸印刷局……所印书籍著名的有石印马其昶撰、赵熙批点的《抱润轩文集》10卷,排印方东树撰、赵熙批点的《昭昧詹言》21卷等书”(徐学林《试论清末至民国前期安徽出版业的历史地位》),可见赵熙批点之作也早已行世。

1954年郭沫若、戴自牧、周善培、江庸等在上海编印了线装的《香宋诗前集》上下册。台湾出版的香宋资料甚多,如台湾正中书局1966年印行了四川文献研究社主编的《香宋诗词钞》,1976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文守仁校订的《香宋诗前集》一册,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梅宛陵诗评注》。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香宋诗钞》,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赵尧生重庆诗钞》。1988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赵熙书法》。1996年巴蜀书社出版的《赵熙集》收其诗歌、词作、散文、戏曲等,是收录其文学作品最多的文集。2004年线装书局出版的《宋集珍本丛刊》第二十九册收录了清光绪十一年刻、赵熙辛亥后批点的《后山先生集》。

香宋不仅以其卓越的政治活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闻名遐迩,作为艺术家,还以其在文学、戏曲、书法、绘画等领域的突出贡献,令名广布,作为学者,在文学、史学、教育学等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获得了世人的普遍爱戴和高度赞誉,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对他的研究正在继续深入。越是这样,越需要对其成就和地位作出准确的

定位，尽可能给予其最恰当的称誉，名正则言顺，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留下的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不当的称誉不仅无益反而有损先贤的形象，对一些一定范围内已通行的有关称誉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和鉴别。

最早出现的香宋盖棺之论，是《申报》1948年9月29日电文：“川耆宿赵熙，廿七日病逝荣县故里。按赵氏为逊清名御史，诗书文，推当代第一；高风亮节，勤俭励世，享年八十一。”其中论赵熙文学方面的成就，称“诗书文，推当代第一”，在那“山颓木坏，士林同悲”的时刻，这种称赞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情绪化很强的评论，显然不宜直接作为一种学术论断。类似的评价也值得商榷。

赵熙被尊为蜀中“五老七贤”之一。许丽梅硕士论文《民国时期四川“五老七贤”述略》有较详细的论述，并列举视香宋为“五老七贤”成员的资料九种^⑤。此外，类似的文献还有不少，如郑逸梅《艺林散叶续集》（第2068条称“蜀中有五老，均为学术耆宿。一徐炯字子休，二赵熙字尧生，三方旭字鹤斋，四刘咸荣字豫波，五曾鉴字奂如。”）陆丹林《亮节高风赵尧生：西川五老七贤之一》等等，“五老七贤”的具体指称稍异。

香宋在“五老七贤”中地位较高。“时蜀省耆旧有‘五老’、‘七贤’之目，廖平、赵熙、宋育仁等为‘五老’，威望最高。成骧亚之，‘七贤’之一也。”（徐凌霄《骆成骧名列“七贤”》）1919年，杨庶堪与熊克武秉川政，商议重修《四川通志》，在众多巴蜀耆宿中，延聘赵熙为总纂（《通志局进行所闻》，见《戊午日报》1920年1月26日第6版）。事因为杨庶堪去职未果，香宋《答杨侯》诗记其事：“杨侯在官当庚申，下招老民充上宾。蜀中宰相回翔地，杨侯实管巡抚事。命修方志旋干戈，廿年縲丝头绪多。”至1920年5月23日，四川通志局成立，督省两署才另聘宋育仁、骆成骧为纂修，林思进为提调竣其事。

“五老七贤”作为特定时期的称谓，自有其认识价值，遗憾的是该称号对香宋特点的揭示不够，并不适合作为体现香宋全部人格的誉称。更何况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民国时期四川“五老七贤”述略》认为“一二十年代‘五老七贤’到底有谁，是怎样流变的，还是

相当不明确的，目前笔者能确定的只是三四十年代‘五老’的人名，以及‘七贤’无确定人员。”

对赵熙的总的人格，自贡文史界还有“士林之鹤”之誉。较早见于古辛发表在《自流井》1985年第3期的《士林之鹤——赵熙》一文，文中未介绍出处，作者称曾见诸某一文章，今已不可查考。1996年出版的荣斌、徐世典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内《赵熙传略》也持此说，认为赵熙“堪称‘士林之鹤’”。后来，《自贡日报》发表的多篇文章都以此指称赵熙^①。持此说者多以“士林之鹤”为现存的普通词汇，可以泛称“德才优异”之士，事实上，尚未见到有“士林之鹤”之称在古代文献，更不要说专门针对赵熙的材料。仅仅以“鹤”称许香宋的文献较为常见。香宋在九峰书院求学时，山长胡薇元有诗相赠：“尧生年少最工文，鹤立寒鸡总不群。记得九峰云外路，玉兰花发正逢君。”江瀚《题尧生石景山诗后》赞香宋：“西郊岚翠待高吟，诗思曾看策蹇寻。顿使山川发奇彩，似闻鸾鹤有遗音。”赵熙本人喜欢仙鹤这一意象，在《秋心楼夜饮醉赠程公子并质白袈翁一笑》一诗中有“骂世腐如鼠，自立实如鹤”之句，诗人以“自立如鹤”自傲。他称赞冉慈：“少年清标如鹤”（《冉慈传》）。他更多是用“丁令威化鹤”这一典故，如《中秋》诗里的“病鹤丁令怨，秋蛩子夜才”、《孝怀送行至镇江赋别》一诗称“大桁明发出吴关，老去丁令化鹤还”、《次日仍雪，泊天星洲，用前韵再纪》：“尧年无迹鹤依然，前梦于今都一瞥”等等。可惜这些文献都不是在“士林”语境下言说的。

此说可能源自梁启超《庚戌秋冬间，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诗古文辞，书讯往复，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羁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一诗，其中有“赵侯云中鹤”一句，以“鹤”状写香宋高飞远翥的傲岸高洁情操，“士林之鹤”是否据此而来，难以确考。黄稚荃《杜邻存稿·悼赵香宋先生》认为赵熙“其行藏出处之分明，已足为士林之楷模也。”如合梁、黄二人之言而名之，似亦可行。遗憾的是，它并不能彰显作为文学家的赵熙的独特之处。

赞颂赵熙文学成就的誉称，则有“清末第一词人”“当世岑参”等等。

赵熙曾以词名世，“清末第一词人”之称屡见不鲜。这一称誉较早见于赵熙弟子曾进 1983 年发表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29 辑的《文学家赵熙生平简介》一文：“艺苑中曾推先生词为清末第一人，以其巧思俊语中不忘家国之感也”。曾进长期游于赵门，学成后与赵熙一直过从甚密。赵熙交游，曾进多侍其侧。艺苑品评，曾进耳熟能详，无作伪之嫌，故此说当实有其事。《荣县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赵熙专辑》有一则编者按语，谓赵熙“词作更是高妙，当时文苑中推先生词为清末第一人”，其表述与曾进所述几乎一致，显系沿用曾说。赵熙桑梓之地自贡的文史界非常熟悉该专辑，所受影响也甚深，故这一说法常出现在自贡的各种文献中，如万焕奎发表于 2002 年 6 月 30 日《自贡日报》的《荣县赵熙 清末第一词人》就称“文苑中推为‘清末第一词人’的荣县赵熙”。

事实上，这一称誉尚需斟酌。首先，未见现代文学史上的文献材料有相关记载，胡先骕是较早肯定赵熙文学成就的学者，他的《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至光宣之世，以诗名世而不为胡君所称者。亦非少数，如张之洞、陈宝琛、陈三立、郑孝胥、袁昶、梁鼎芬、刘光第、俞明震、赵熙、陈曾寿，皆不朽之作家”，将赵熙和张之洞等人并列为“不朽之作家”。但在同文中论词时，认为“晚清词学之盛，肇端于粤西，而以王鹏运为魁率，朱祖谋、郑文焯、况周仪、赵熙，皆闻风兴起者”，将赵熙和当今所谓“晚清四大词人”并列而为五，但没有列置为“第一”。胡先骕《评赵尧生香宋词》也仅称“吾国不朽词人中，又添新一座矣。”

今人常常把香宋比作东坡，虽然隐然有“清词第一”之誉，但并没有明确。向楚《巴山秋献图恭呈香宋师》：“此是西南真寿气，可能今古几东坡”。《风土什志》编者编撰的《赵尧老事略》：“所谓诗书画三绝，世以为东坡第二人。”周企旭《川剧百年史·上册第三编·第八章 形成川剧的力量要素（上）》称“（赵熙）曾在成都与宋育仁、方旭、邓鸿荃等进步人士结成‘锦江词社’，时有‘四川第二个苏东坡’之誉。”江友樵《读尧老遗稿率赋四绝呈白与先生郢政》之四：“绵水燕云腕底收，平生三绝子瞻俦。墨缘诗债交相累，小滴人间八十秋。”也指香宋

与子瞻相似。这些说法带有“第一”意味，但非明确认定。此说可能出现于赵熙友朋言谈之中，生活中的评说带有很大感性化、情绪化色彩，不宜简单引以为据。

其次，当时晚清、近代词作并未得到整理，收词较为丰富，但远非一代总集的叶恭绰的《全清词钞》也直到1982年才开始出版，严谨的完整地审视和品评清末词作的学术研究尚未完成，最近的晚清、近代词作研究也还未给出这样的评价。这样，这种称誉还难以让人服膺。

再次，赵熙词作主要作于1916~1918年间，较完整的《香宋词》的刊印已是1919年，从政治和文学各角度看，时代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晚清”之说有失妥当。黄稚荃《杜邻存稿·悼赵香宋先生》谓“荣县……为青阳降居之地，唐词出土之乡，文明滥觞，词家昆仑，宜其诞生哲人，以文章冠冕一代也……先生词……实非樊山半塘彊村所能及。胡先骕先生有评先生词一文，指推为两宋所无，千载所未有（其文载学术杂志，十年见之，今不能记详也）……先生文章风节，与乎书法绘事，询为吾蜀东坡而后一人……后之志吾蜀文章雅故者，知自必自相如，子云、东坡、用修，以次第位置于先生也。”同样隐然“第一”之论，但此文一则不无弟子于乃师之褒扬，再则是就“吾蜀”而论。对胡氏之论，正如她本人所感到的，也确实有误读误记之处。胡先骕《评赵尧生香宋词》称“吾不得不深惜作者竟蹈词人积习。至遗此白圭之玷也。王半塘朱彊村蒋鹿潭诸名家乃无此。其眼光诚高人一等矣。”

赵熙本人对樊山辈是尊崇的，对“清末四大家”词人也是推崇的，且除况周颐外与其他三位都有交往。虽然并不能因赵熙本人有对王半塘等人的称许言论而否定其自身的高度成就，但至少可见出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这种名号的竞争。2008年11月22日，笔者曾就此请教赵熙哲嗣赵念君先生，先生以长者之风持谦抑之态，更多谈论的是专以词著称的“清末四大家”的高度成就。

当然也有学者有类似的认识，但他们更注意评述的公允。张力、张序等撰文的《四川通史（第6册）》的《爱国文士赵熙》一节这样评价：“然则以蜀中词人而论，自苏东坡以后，赵熙又形成一个词作的高峰”，就较有分寸感。同样，谭兴国著《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

史稿》称赵熙某些词作“就艺术而言不仅超过他的诗，也算得上四川古代最后一个词人”。因《香宋词》刊行较早，影响较大，评述也较多，但是否就超过他的诗，姑且不论。需要注意，这里的“词人”有着特定含义，如仅就身份而论，赵熙挚友、同为“近代蜀四家词”中的词人林思进，他的《清寂词录》刊于1943年，创作和成书时间都还更晚。

故“清末第一词人”这一带着感情色彩的评价，还需时间检验。

对作为诗人的赵熙，则有“当世岑参”之誉。就现有的资料看，此说起源于陈衍的评价。《风土什志》编者编撰的《赵尧老事略》曾载：“福建陈石遗，陈弢庵等维标榜唐贤，而其诗终落宋人窠臼，独以赵氏比之岑参最为允当。”曾进发表在《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二期的《赵尧生先生简历及其讲学精神》一文称：“（赵熙）于诗学古最精，运用最活，于唐诗造诣尤深。陈石遗尝推先生为当世岑参，素本以诗言志之旨一切多发于诗。”他的后来收入《荣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赵熙专辑）的《文学家赵熙生平简介》则称“先生于诗学古最精，运用最活，于唐诗造诣尤深，陈石遗曾推先生为当世岑参，盖誉其善学唐诗，善作唐诗也。”几乎一字不差。该编者案（按）也沿用这一说法：“先生诗学最精，运用最活，造诣颇深。陈石遗曾推先生为当代岑参。”黄稚荃《悼赵香宋先生》引用的“先生五七言律摘句，如：‘感旧集中君第一，喜今天下我岑参’”可参证。此联见于赵熙《怀人》诗，赵元凯、赵念君编辑的《香宋诗钞》亦选，且注曰：“陈评论先父诗，比之唐代诗人岑参，丙子冬寄陈诗有句云：‘弟蓄真蒙德所涵，荣于诗格比岑参’亦指此事。”丙子之诗歌题为《答石遗老人》，这联诗指出了“比岑参”的具体所指——“诗格”。这种说法还可以从其他地方得到印证。赵熙《题相寄石遗》一诗：“石遗老子射洪陈，过以岑参命此人”，虽语带逊谢，却证实了这一事实。对此，王仲镛《〈赵熙集〉前言》有进一步说明：“先生在清末，即以诗鸣海内，陈衍比之唐诗名家岑参。其诗真如杜确《岑嘉州诗序》所称：‘属辞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就是从其“诗格”而言的。“切”是赵熙作

诗的自觉追求和诗论的重要概念,从这个角度理解,赵熙有如岑参这一品评是恰当的,在一定范围内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今人也有人运用。古辛的《水墨写象 简妙取神——浅谈赵熙的绘画艺术》(自贡日报,2004—11—02)也称“他的诗,学古最精,运用最活,于唐诗造诣尤深,被人推为‘当代岑参’”。

另,《德阳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四辑》载黄德明《记近代诗人曹纘衡》:“纘衡为诗虽然学承宋人山谷东坡,但亦重视唐诗风采。他与赵香宋唱和诗有‘当代诗坛公第一,方今天下我岑参’,吐露了诗人的心声”,不知所引诗作为何,黄德明视为曹纘衡之作,则曹纘衡有“岑参”之誉;但如为香宋之作,则亦可证香宋被誉为“岑参”。

“当世岑参”之誉不宜作为对香宋的基本评论。

首先,这是论者针对香宋部分诗作而发的感慨。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称:“赵尧生侍御熙,四川荣县人,以《香宋词》著名,诗则不多见。”陶亮生《赵尧生先生事略》称:“(钱)基博便下一结论,谓先生为诗,善谈山水。实则先生于国变归蜀后,每岁必游峨眉,诸作谈山水,尤在《下里词》上,不仅基博未见,石遗亦未见也。”可见当时很多学者都未窥香宋诗作全豹。香宋与陈衍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也有限,陈衍自己都遗憾没能读到赵熙的所有诗作,他能见到的仅是赵熙数千首诗作的一部分,陈衍所论,又只能是其针对他所见的作品中的一部分。陈衍的《近代诗钞》几乎完整地收录了《下里词》这组诗作,也许陈衍就是从这些诗作来评判的,也能引起时人的共鸣。这些作品是赵熙创作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更多的作品并不是这样。陈衍《近代诗钞》里赵熙的小传这样描绘:“造诣在唐宋之间,所作不下二三千首,每首必有精卓不犹人语。余尝以为能兼其乡人文与可、唐子西、韩子苍所长。而随手弃斥,多不存稿。今相去万里,音问数年不达。搜集只得此数矣。”可能就是现在保存在《近代诗钞》里他收录的赵熙的那部分诗作。他估计赵熙诗歌在二三千首以上,《赵熙集》收集的截止于《近代诗钞》成书的1923年的赵熙诗歌,一共是2 145首,加上现在收集到的集外诗,一共有2 300首左右,与陈衍的估计相近,但是此数仅只有现在收集到的尚非赵熙全部存世诗作的四千余首诗作

的一半。如果截止到1917年——较早出现“岑参”称号的《怀人》诗创作的时间,《赵熙集》收录的香宋诗作仅仅1728首,即便当时的论者研读了赵熙所有诗作,之后30年间赵熙创作的2400多首诗作也未进入当时论者的视野,故不宜以陈衍的这一观点简单作为对赵熙整体诗风的描绘。

其次,这也可能是陈衍的口头评述。《石遗室诗话》等著作未见类似评论,陈衍《近代诗钞》里不仅没把赵熙视为岑参,而是认为“造诣在唐宋之间”,“兼其乡人文与可、唐子西、韩子苍所长”,陈衍在《赵尧生诗稿序》里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今尧生古体极似与可、子苍,而有时恣肆过之,近体极似子西、与可,亦有似子苍者”,可见这才是陈衍对赵熙诗歌的严肃的一贯的看法。

再次,今人理解的岑参诗风,主要的却不是所谓“清切”,赵熙、陈衍、王仲鏞眼中的岑参,实非一般意义上的岑参。陈石遗究竟从哪个角度视赵熙为“岑参”,没有见到具体的论述。胡林在《诗人赵熙》中说:“我以为指赵熙在诗歌的主要形式和风格方面,与岑参相仿佛。从形式看,岑参诗形式丰富,而七言歌行最为擅长,他的七言歌行俊爽流畅,用韵灵活多变。从风格看,岑诗富于感慨……赵熙的诗确实符合这种情况。”现在笔者所见到的赵熙的七言歌行,一共仅73首,并不是赵熙诗作的主要形式,仅仅为笔者现可见全部香宋诗作4122首的1.77%。赵熙这期间的七言古诗42首,占全部73首七古的60%。并且这些作品大多在当时报刊发表,如《庸言》第二卷第一二号合刊(1914年2月15日)刊载的《精忠柏歌》等七言歌行,后来又出现在《大同月报》等刊物上,很多人对赵熙诗作的认识就是依据这些已经面世的作品,形成这种带有以偏概全色彩的印象自是情理之中。沈其光《瓶粟斋诗话》:“集中《江亭大雪歌》《元旦大雪怀江叔海》《说龙》诸五七言古。瑰丽奇崛,而《悼十九女》诗,哀痛至不能卒读。”所论竟无一首近体,全是古体,可见当时评论家对香宋的接受是不全面的。

就歌行而言,香宋承王闿运之论,最尊崇的唐代歌行诗人是李颀而不是岑参,他说:“定唐歌行李颀首,名山三百之华嵩。”(《半疯诗》)视李颀为唐代歌行第一人。这种观点出现在王闿运《论歌行运用之妙